



催婚

□王凌燕

事上，你说，你自觉吗？”“我，我怎么就不自觉了，难道长大就一定要找对象、结婚吗？太浪费时间了，我很忙的，我实在顾不上啊！”

见我急眼，女儿开始小声咕哝着抗议。

“是，一定要找，必须要结！顾不上也要想办法顾上！青春很短，转眼就老了……”

见我仪态尽失，女儿不再言语，俯身给我一个拥抱，说了句“好妈妈不生气”，就拎起大箱子下楼了。留下余怒未消的我，怅然地透过阳台推开的窗户，望向她修长而又带着几分陌生的身影，脑海中闪过一位作家说过的一段话：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，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，渐行渐远……”

“别伤感了，孩儿长大了，自己会安排自己的事儿的，别瞎操心了。”先生揽过我的肩，轻声安慰。

“都是你把她惯坏了！”我从怅然中回过神来，再次找到精准打击目标，先生无故“中枪”。

或许是我“歇斯底里”的“呐喊”，触及到了女儿的灵魂深处，也或许是月老的红线终于拴好绑定隆重推出，女儿在读研第三年的寒假，把一个帅气中透着几分腼腆的小伙子带回了家。

“妈妈，这是小L同学，我们决定找个时间把婚结了！”

——什么、什么、什么？！我惊愕地张大眼睛，这是什么神操作？我让你读研期间把对象找了，也没让你急吼吼地找时间结婚啊？结婚不是儿戏，再说，我还没有作好当谁丈母娘的思想准备呢！

——老妈，您不用准备。小L是国家给您把过关的，职业军人，现役军官，我的大学本科同学，国防生，政治过硬，人无恶习，关键是我们俩很聊得来……

我望向女儿，一时间无言以对，而女儿此刻正望向那个“聊得来”的小伙子，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。

我的心忽然间像被掏空了一般，是疼痛，更是不舍……彼时，窗外的天很冷，而我的阳台上，被称为“兰花皇后”的蝶兰开得正酣，一朵朵翩翩欲飞，那是我和先生养了多年的，接下来，就要被一个叫小L的家伙连盆端走了。

呵呵，这就是催婚的代价？我再次陷入无限拧巴的思绪中……

一直以

为，女儿还是当年怀里抱着的那个粉妆玉琢的小不点儿，但其实不知何时，她已悄悄长大，175厘米的大个子，完胜155厘米的我。

面对日渐“高大”的女儿，我心里颇不宁静。尤其是看到身边同事的孩子，今天这个结婚，明天那个生娃儿，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渐渐逼近的紧迫感。唉，孩子们怎么这么快就长大了？转眼快“奔三”了，要知道，我们“70后”在“奔三”的时候，娃儿都已经五六岁了。

怎么办？实在不想做那个催婚的妈妈——那样的妈妈太俗气了，与我的气质完全不搭，我可不想长成自己讨厌的样子，好像人活着，就只有结婚生子这一件事。知性妈妈的标签下，一边是时光匆匆的催逼，一边是刻在个性里的傲娇与矜持，搞得岁月这条平静的河流，其上浮光跃金，其下暗流涌动——人到知天命之年，竟是越活越拧巴了。

拧巴，就相当于在心中埋雷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。

当女儿放弃大城市待遇优渥的工作，收拾行装要去另一个大城市读研的时候，我埋的那个“雷”终于炸开了：

“小宝，你怎么那么爱读书呢？你琦琦哥哥的二胎都已经出生了，你还连个对象都没有。你读什么研？我警告你，读研可以，读研期间必须把对象找了！”

琦琦是我好朋友的儿子，大我女儿几岁，小时候经常一起玩儿，两家相熟。

“老妈，您这是催婚吗？您不是说一辈儿人不管两辈儿的事儿吗？”

“是，我是没打算管，但人总得讲点自觉吧！在结婚成家这件

轻握蒲扇摇清风

□郝 军

进入7月以后，中原大地连续多日接近40℃高温，使得人们不得不躲在空调房间或窑洞里避暑纳凉。但是，我家的小院还在装修，还达不到入住条件，有时还需守在工地上，于是放置很久的蒲扇又派上了用场，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用蒲扇的日子。

没有电风扇、空调以前，蒲扇是那时人们消夏纳凉的必需品，几乎大人小孩手持一把，左右摇摆扇个不停。小时候，我和姊妹们经常依偎在祖母或母亲的怀里，一边听她们讲故事，一边享受蒲扇带来的清凉。

有时候，我感到天气格外炎热，就随大人去十字路口的老槐树下乘凉。男人们光着脊梁聊天，女人们穿着短袖摇蒲扇。就这还不断有人唠叨：“这天儿热得真如下火一般。”坐在一旁的成作爷眯着眼来了一句：“心静自然凉。”我忍不住接口道：“爷，你说心一静就凉快了，您干吗还要拿着扇子扇？”他笑着用扇子轻轻敲了一下我的头说：“真是人小鬼机灵！”

我本家有个叔叔，在省城一家大学任教，别人拿的是蒲扇，他却持着一把纸扇，显得格外优雅有气质。我很想拿到手里瞧瞧，叔叔却故意逗我不给我看，我忍不住咧着嘴想哭。这时候，四奶奶说话了：“你这是干啥哩？娃儿都想哭了，你再不给，当心我把它撕了！”叔叔无奈递给了我，我高兴地拿着纸扇一步三摇走着，大人们啧啧称奇：“您还别说，还真像个小秀才！”

在我6岁那年夏天，我害了一场大病，昏迷了整整七天七夜。在这期间，长辈轮流守在我的床头，寸步不离。他们一边用毛巾为我擦汗，一边不停地用蒲扇为我降温。有一天深夜，我醒了过来，看到妈妈拿着蒲扇不停地为我扇着风，她的额头却布满汗珠。

摇扇纳凉，也是我们豫西乡下人暑天最朴实的待客之道。那时候，家里来了亲朋好友，除好吃好喝招待外，我们还会递上一把蒲扇，一边吃饭，一边摇扇，一边聊天，话题就这样打开了，东拉拉西扯扯，南家牛北户羊，大到国际形势、国家大事，小到田地庄稼、花草树木，天南海北随便扯，古今中外随意拉，一杯酒一筷子肉下肚，主客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，心情舒畅安逸就感到身子凉爽许多。

生活在那时的乡下，蒲扇的功能是多方面的。除了能扇风降温之外，既可用扇子遮阳挡光，也可为地灶通风送氧，还可利用扇柄为脊梁挠痒，并可用扇面盛大人递过来的瓜子、花生、大枣等零食，同时可驱散蚊虫，真可谓用途多多。

慢摇时光轻摇扇。从盛夏到入秋，蒲扇一直陪伴着我们，扇不离手，手不离扇，每天摇落了太阳，摇醒了黎明，摇来了皎洁的月光，摇出了恬淡悠闲的慢生活。蒲扇，摇的不仅是一种心情、一种风度，更摇的是对过去岁月的一种怀念。它，提醒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，且放慢一下脚步，感受一点生活的细节，享受这些简单而又美好的时光。

适逢夏夜，又见蒲扇。一把蒲扇，清凉了一个夏天，感受到了来自大自然的清新，更见证了乡村质朴无瑕、长慈晚孝的家风。在这炎热的酷暑里，有一扇清风足矣！

儿时的夏天

□杨应和

儿时的我特别喜欢热浪滚滚的夏天。尽管家长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到河里去游泳，我总是表面上答应，等大人不注意，就偷偷溜出门，和小伙伴到河里游泳去。

村里有条大河，水很清澈，是我们消暑的最佳去处，也是我们游玩的天堂。大人们排队从大桥中间跳向河中，优雅的跳姿，时时引起人们的惊叹。我们胆儿小，不敢从高高的桥上跳，为了过把瘾，跑到水泥船上往河里跳。河的码头边很浅，不会游泳的孩子都老实地待在浅水处观看我们扎猛子、捉迷藏。

那时，大人和我们说过，五个人绝对不能结伴捉迷藏，我们迷信地认为，“五”与“舞”同音，会被水鬼抓去的。要是人数正好是五个，我们就用“石头剪刀布”的方式来淘汰一个名额，被淘汰的只好等待下一次入选机会。

那次正好六人，就免去了淘汰程序。我的组三个人，另外一组三个人，另外一组的年龄都比我大，身材也比我们高壮。别看我个子矮小，肺活量很大。当我的伙伴被另外一组轻易逮住时，我就像一条滑溜的泥鳅让他们一时难以得逞。我游泳的速度比不过他们，但我一猛子扎到河水里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游向何方。其实我懒得消耗力气，我扎得很深，沉到河底，河底的水透心凉，很是舒爽。

当我游出水面换气时，对手惊讶地看到我还在原地，箭一般地扑向我，我懒洋洋地把整个身体浮在水面养精蓄锐。直至他们渐渐逼向我，以为我将束手就擒时，我又是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在游向别的方向时，还调戏地挠一下对手的脚板心。

当我游到很远的地方冒出水面时，看着对手还在原地守株待兔，我做着鬼脸，胜利般地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。对手恼羞成怒，低声耳语一番，改变了战术，分工合作，游得最快的负责一路追我，其余两个负责包围和拦阻。这是非常消耗体力的活儿，紧张又刺激，几个轮回下来，我筋疲力尽，但我还不想就这么甘拜下风。不料想我父亲突然路过这里，站在桥上喊我，自然，少不了他的一阵痛打。

现在的故乡，孩子很少下河游玩了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了风扇、冰箱、空调等祛暑降温电器，周边的城市也纷纷建起了游泳池。可是，贫穷的岁月里，那无忧无虑的儿时夏天，给我带来的欢快，终生难忘。

孙犁在《捕虫的乐趣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人的一生，真正的快乐，在于童年。”是啊，童年的快乐不需要理由，就像春天不需要解释为何开花。随着岁月渐增，我们却失去了简单快乐的能力，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jzwbxq@163.com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

地址: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:454001 新闻热线:3909990 发行热线:8797555 广告热线:8797666 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:8797444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焦工商广字01号 全年定价:198元 零售价:1元 上期开印:1:30 印完:3:00 焦作日报社印务公司印刷